玉堂叢語

玉堂叢語卷之八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熈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橒刊

志異

劉靑田讀書靑田山中忽見石崖豁開公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廻皆刻雲龍神鬼之文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

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擲裂之得石函中藏書四卷懷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乃多遊深山古刹訪求異人至一山室中見老道士凴几讀書公知其非凡人也再拜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受教不然無益也公一夕記其半道士歎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今

上中下以應三才此四卷特其麄者應人事耳乃閉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肯公拜請益道士笑曰凡天人授受因材而篤昔子房孔明竝得其六予得其八今子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濁世矣嗟乎自古異人經世皆有所授獨子房授素書於黃石其事大著餘多祕不聞夫豈偶然之故哉或云道士乃九江黃楚望　高帝雅聞道士名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

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
而皆爲圖以進尺寸若一 上欲間不可遂放
還山不知所終
陶凱微時夜歸陷於大溪不能渡忽有人撐小
舟拍岸即攝衣登舟人皆無見者異之一日里
人家大疫凱探視病者見妖神入甕器中避之
奉紙筆與封識命棄水中疫即愈
景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公宿

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旦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公語之故公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

胡忠安公在母腹時母嘗夜夢有老僧來謁手持三花以其一遺之驚寤而公遂產其髮尚白踰月乃黑數日有僧至門曰聞汝家生男亦有異乎其家不對僧遂索觀之公出見僧微有笑容家人惟問僧曰此吾師天池在老後身也吾

師示寂後夢我而告曰今托生常州胡家爾當來視以一笑爲記今眞是矣聞者咸歎其異後李翰林賓之郡人邵文敬挽公詩皆有前身是禪之語葢紀實也天池山在吳城西四十里

英宗時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陳言語多侵王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事忤上下獄王振嗾錦衣指揮馬順拷笞璘使引球爲具疏稿球被收仰天曰若誅振殺我我

死即訴上帝耳順有子年二十餘病羼久困牀
弟欲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而與吕翾
踰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俄而子死後順黨
振被給事中王竑等擊死於朝班血肉俱盡
白公圭會試偕同事數人者往見徇卅卅卒方
假寐夢神人叱之曰急起尚書來矣衆中最少
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納之日致款餽
甚恭與之值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晰始潛

以實語公公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後至兵部尚書公爲都御史征麓川時計别卒二十餘年矣江行遇漕舟有人坐其上疑卒也止而問之是已移檄俾從軍事抵麓川卒以功累陞爲指揮使食厚報云卒之夢雖爲公徵而實已被遇之祥也

蜀人周洪謨舉鄉試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子前程萬里愼自愛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即

子前身友鶴丁山人也謨官南翰林以詩諷太守王恕曰生死輪廻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恕得詩甚訝集郡人問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元末以詩名隱居至建文初歿於成都德人也恕即以此復周世以爲羊祜房琯之事云 維揚志

餘姚戚瀾字文淵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嘗詣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鞾帶劒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窻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塡擁有

頃公卒後車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還於昕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為文祭之云於乎文端

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天
巨眼空濶睥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
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
驚誕之辯臧否罔不稱情閒若罵坐之狂毀譽
皆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
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偲偲而交勵
奈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禩
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祔次

江湓尋[illegible]覓報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避既而果然幸免顛躋於乎人傳君之為神沿否濤而享祀即今所過而驗之無乃秉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仍見録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為盟刑雞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態頓異雲泥偶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嶷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

諸塗則掩面而過宿酲未醒踰其閾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爲操戈之舉落穽不援手恐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遑恤況伉儷乎生爲人也尚然況下世乎於乎文淵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致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眞可謂英邁特出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憩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别紙以

焚燎就宿草以澆酹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
世人之凡言特歆御醞之醇味尚饗詩曰幽顯
殊塗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旻卿眞作芙蓉
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
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歎雞壇負舊盟

瓊臺類稿升菴集

餘姚戚瀾少時嘗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
言被人執至一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

里姓名年幾何具以對貴人曰非也追悔矣顧
吏令釋之得出還至途中遇雨憩佛寺步入一
室中滿地皆紗帽楦也以手掀舉之不動旁有
人謂曰此非君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
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七品後瀾果以
進士終翰林編修　煙霞小說

少師脢庵劉公健字希賢洛陽人也贈太師謚
文靖九十四歲終時亦無疾康修撰德涵云往

歲奔喪西歸見公於洛陽里第蜀人臥內燃燭
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黑髮自幃中語云往
歲陳瀾編修借來俞琰參同足汝批抹的却是
我幾被此書悞了既而相對則一老翁也大解
云我眼目已昏悶悶見人休胡說丁寧再三德
涵以為仙去入斂時甚輕惟夫人知之故速舉
入柩人不甚傳云　陸儼山外集
傅瀚欲攘取內閣之位乃嗾同鄉監生江瑢奏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其謀泄遂倡言瑾與學士程敏政善且奏事決非瑾所能而奏中排抑勝己一言又實敏政平日心事以此激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獄自是始矣敏政既死瀚果自禮部改詹事代其位後瀚家人忽晨見敏政入瀚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成疾踰年瀚竟死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去國未幾疽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

降筆云夜偕東坡遊閑有請仙者予亦詣仙之
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
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
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又一律云紫閣
勲名迹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并懸天
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松遺泉詢杜陵荒
草與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　欽丘
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鴈未酋

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縢紫電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淪淪來往共盈虧讀者悲之玩其氣格蓋髣髴先生平昔云

煙霞小說

袁公宗皐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姬扶床跽請曰妾克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惟惺公驚覺名黄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黛㡌喙敗妻孥沒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昔夢之

中人也薦紳聞之皆歎定數之不可移如此

廣之英德江中有恠石爲患衆神之建廟祀焉霍公韜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爲安流清遠峽飛來峰有虎患公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豎寺中人呼驅虎碑

簡傲

王廷陳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鳶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扶朴之輒呼

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徉爲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旣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名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怒曰

齷齪諸言官受廷陳迎邪嘗不愧死一日當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旣下車數州吏徵過當稚欽答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悞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慴伏亾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餔謀於蔡潮潮爲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

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歸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見者稚欽多蓬首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之

王允寧長大白皙談說時事慷慨激烈男子也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爾北地而已意不可一世士又好嫚罵人人多外慕而中畏之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一人其同年敖祭酒以

書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吾耳願於滇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彼人既其道爲者以爲名曰仇鶩守高也且僕謬道弁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撅眉蹻膺淵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偃術者能蹴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鬭於公者乎僕即死勿願也允寧後念其母老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歸

省道經華山爲文祭之大約以母素敬神而不
蒙庇即愈吾母病吾太史也能爲文以不朽神
其辭支離恠誕居無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
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僇之今並傳
關中

諧謔

胡順菴居京師惟攜二僕後偶置一妾楊文敏
公以詩戲之云長將病態比維摩喜得新髯集

事多不用數莖憐皓首且欣煖老得青娥千金買笑何須惜百歲流光苦易過從此客邊心緒好更無高興到湯婆 應菴隨錄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戲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耳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

李至剛嘗以罪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閣人誰何之李既不敢舉其銜又非徒役乃自稱修

蓋火人李至剛直操鄉音於是館中皆稱之曰死人李至剛

曾公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其人率年少狂生議論絳出曾爲人簡默在衆中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皆笑曰夫夫也偶然與薦耳共呼曾偶然已衆下第曾掄大魁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趂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

偶然（陸延枝說聽）

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沍寒之時羅不帶暖耳鐸不穿氈襪時人戲之曰贏耳馬足（閣中今古）

聶大年爲杭州教授以詩文名天順初徵修通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未入館遂不起詞林諸公有惜其不獲一見者童大章在座素好諧謔因曰不必見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口也衆

爲閧然蓋大年再姓而盼一日也

今制東宫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
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
日洗幾馬劉應聲答曰大司馬業洗淨少司馬
尚洗未淨衆聞之噱然後謂主靜曰衆人皆是
儍庶子先生眞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
以答二公可謂善謔矣

薛庶子緣京師人善談謔嘗撰一事云元世祖

既主中華令華人皆胡服薙髮繼髻嘗觀太學見塑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以胡服易之子路不平愬於上帝帝曰汝何不識時勢自盤古以來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稱我曰天今胡人名曰騰吉理也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須寧耐少待必有一日復舊也

廬陵陳文簫篋不飭及病革其門下士有善滑

稽者謂人曰昨夕二夜叉來取公一夜叉攙之公不肯去其一曰彼將望陞太師柱國如何捨得去攙之者曰此去即為閻羅王何惡也公喜曰如何便得為閻羅王夜叉歎曰公有淮鹽十餘萬非閻王而何聞者絕倒

愧齋陳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煑公曰也罷又呼曰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因號陳也

罷及擧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埋滯者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在席爲何曰師弟重分離不堪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客座新聞

陸式齋大參成化閒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學士戲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陸應聲曰太史非附勢者奈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爲雅謔

成化間陳翰林師名鑑所乘首馬得六百錢戸西涯公以詩諭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使子美恰有三百青銅錢語也即此可以見前輩風度

戚學士瀾美鬚髯院中呼爲戚胡一日與司成陳鑑會宴投木漆壺陳顧戚曰戚胡投漆壺真壺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鑒善鑒惡鑒歟

劉文安公爲學士掌院事會禮曹移文大書名押公不喜題其後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相礙只恐臨書勢墜多曹郎深以爲愧

陳太史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以詩爲贄嗣初留之坐自入内手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公大笑口占一絕以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

後代有孫兒想君别是朋花草未必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

西涯在翰林時偶失朝被罰翰林舊有語云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言其清無事也至是西涯續二句云更有運灰兼運炭貴人頭上不曾饒一座閧然

乙丑科內閣試庶吉士以春陰爲詩題下注不拘體同年王華欽佩作歌行爲諸老所賞時柴

墟僧靜夫巏爲太僕少卿過訪欽佩予時在告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云朱闌十二晝沈沈畫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歎賞曰絕似溫李予曰本是王韋蓋指摩詰蘇州以戲之爲之一笑

吉水徐舜和先生穆爲侍讀以生朝設席邀諸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若至座主家則門生遜一席舜和嘗考易房時徐子容穆伯潛皆執門生禮舜和以次行酒大聲徐穆二生坐於

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爲之一笑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鴞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者予假三日一時跅䠶之士多得假人目爲鴟鴞公以譏之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鴟鴞公之對

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爲太常少卿公宴以長少易其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

公答云趙中貴指鹿爲馬瓚怫然去
廖鳴吾倫彥式偕入朝洞野曰有一偶語試對
之人心不足蛇吞象白山徐應云天理難忘獺
祭魚廖楚人倫粤人蓋以物産相嘲云
陸平泉見賛寧爭譜曰禿翁老饞不惜口業好
事者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洪園渭川之刑書也
高中玄爲嚴介溪門生師生好相談謔爲編脩
時嚴自内直回往候之適其鄉人如墻而立嚴

一至泉張拱以前高曰有一雅謔敢爲老師道之否韓詩中兩語與目前事酷相類嚴曰何語曰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也嚴亦大笑人素嘲江西人爲雞故云

内江趙文肅公貞吉高才負氣好談禪時葛鹿園恬雅精於禪學以准上閫帥如京師文肅公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涌鹿園不答文肅大喜歸語人曰僕今日降却葛鹿園與之談論

娓娓鹿園惟有唯諾不能措一語華亭陸平泉宗伯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卻趙公何言趙公降卻鹿園也

儉齋

古朴字文質洪武中以鄉貢隸五軍斷事司理刑奏家貧願仕眞得祿養母　太祖嘉之除工部營繕主事累官至戸部尚書先是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朴考其績下良叩　上左右求最考

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終敗最考不可得也後果以賍敗朴在朝三十餘年守身如處子所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公嘗寢疾楊文貞入視見所居蕭然几上惟自警編一帙此與韓魏公論語唾壺事頗類世稱古公廉信然哉

高穀字世用性謹朴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嘗赴海印寺寫佛經遇雨徒跣以歸或誚其勞苦穀曰我一人何足惜盡遣諸嘗

軸大臣禁寫佛經則所全者大矣嘗軸聞其語甚器之會考滿改翰林編修及陞侍講學士歷官巳二十餘年　上任公宴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汰修

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題廣囿曲池之

勝勝侍便辟及音聲八部皆選服御勝若如王公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吉與嵩共事二載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携酒餚甚豐飫什器皆用金與嵩日對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不以一匕及嵩也

張居正奉旨歸葬所經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撫按使持庭參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蹤門外趨迎畢肩身爲

前驅約束吏卒干掫飭廚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眞定守錢普所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翼兩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眞定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僅得一飽耳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

險詖

石曹譖徐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權爲誹書而滅其迹　上命權臣門達分遣邏卒追有貞於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於廷必欲士權承以及有貞士權幾死者數數終無一言若少齟齬及有貞矣七月二十五日以天變得釋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一女妻其子奉嘗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州士權

自泰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有難色士權辭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略無怏怏意士權貌甚都長不踰五尺議論雄偉氣節凜凜無一言及徐氏信義士也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士薛瑄曰予若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然語半伺其後有貞

郎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奮卒無所對郎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上左右小璫來謁夏言奴視之其謁嚴嵩嵩必執手延坐款款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青詞草嵩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藁亦不復省視多借所進者　上怒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非言

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稱專其事以是　上益賢

之

忿狷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穀不容入寢

偶西陳循酌談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

循掀桌作怒以一棒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

無子又不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

汝於法自是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岨友人

稱之曰此陳公一怒之力也
大學士張璁自以非由翰職起家驟居輔導而
議禮時又輒被詞臣攻擊頗懷慾忿入閣未幾
上以侍讀汪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 旨令
吏部改調外任因命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
者照用不稱者量除他官蓋疑璁有密揭也楊
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誠不可以庸人處之
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終無成績求

兩制儒臣皆常敭歷州郡遂多名臣內外均勞
自昔然矣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學有本原文
能華國行義無玷者存留供職以備經筵史局
之選郎文學未稱而材識疏通堪理政事者請
下吏部量才外補　上報可尋調佃寧國府通
判而中允劉棟楊維聰等侍講崔桐等皆補外
多至二十人而翰林諸臣十去其七矣繼又以
庶吉士皆乳臭之子不堪教養又不當出為州

道止據其中第除選於是吏部以袁袠等補司屬有出為知縣者矣以璁進階時庶吉士不肖者拼也此亦翰林一時之厄乃博學强記如璁敏給精練如一清即翰林中亦罕見其比信乎儲材不可不廣也

嚴嵩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嘗發鹿鳴日識之而為嵩時嵩貌龐鵝衣遂不復盼擬至是投刺見而謂

鈞禮遂出叵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生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溥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狷隘急睚眦如此

刺毀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爲中書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莊杲臥病不起入定山據眞珠迮磨二泉交流之内居之遶山墾田引流種樹賦詩爲樂名公

過者無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
朝廷者杲也吾當國必殺之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　上食之
喜命司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
不告以故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　上取寵此
吾内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盛傳爲
閣老餅
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鄉人謂陰

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公令人作傳可見其槩矣嘗與同寅劉閣老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爲大學士在内閣蘇州吴公寛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爲禮書湯陰袁公

守甫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寺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爲黃老翰林十學士三是白丁胡紳一時盛傳蓋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爲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蕪湖胡爟字仲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聞鴿詩云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

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與疑貴遇殊恩
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聽鐘忽起
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内閣以雨暘無補句
爲譏已黜爲戶部主事

紕漏

文廟過江廷臣有約同死難者已俱負約獨紀
善周是修自縊後解縉爲墓志揚士奇爲傳胡
其子曰使我與汝父同死今誰爲作傳

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回自咤云我平生感左璫之恩為不淺盖嘗在翰林中領教諸小奄令懐璫是也舉實其力懐嘗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令某至此皆師父之教畱以轉奉溥至京懐置燕以前金為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器溥荅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聞者皆絕倒

劉儼主順天鄉試内閣陳循王文子入試俱之

皆不從二人因劾儼考閱不明弁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罪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高力言儼等無罪　上令准二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遂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時人爲之語曰枋有姓名還是學生枋無名氏京闈貢士

虜逼京師徐珵自負意識過人銳志功業兼云

能測天象謂胡人當復即今不如回南以淮爲界各守一方太監金英咈然不說與安亦大怒喝詈這廝該死敢如此妄言 聖駕在口外誰整理迎回 祖宗山陵宮闕誰守護衆因斥出之尋命守彰德等處

尹直致仕去又數載 太子出閣上承華聖德箴頌因舉先朝黃淮例冀復得賜對 上責以以恥恭之直愧沮老且病死所著有瑣綴錄萬

安故直黨也力詆之欲自解一時大臣如尹旻項忠賢有聲望如吳與弼陳獻章咸指摘其私以少恕人謂直不得志其是非謬盭如此

太常卿陳公音字師召福建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前輩傳其事以爲笑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又有山西人楊文卿爲戸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飲而師召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不見酒

餚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應曰諸人告家人使治具餞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翁久俟師名始悟曰乃汝主耶我誤矣一笑而去

陳清旦入朝誤寘冠纓於背及覲同列埀纓俯視領下而駭曰公等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諸公大噱

陳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其宦從者偶不聞引蹕歸舍師名謂至某宦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覩壁間畫曰是我家物何緣在此既而家僮出叱之曰汝何爲亦來乎僮曰是吾家也師名始悟此節與北齊劉儀同相類初疑訛傳及聞蔡林屋云嘗見吳匏翁述之爲笑談乃信眞師名事也

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上鍾愛與王或爲焦芳計曰盍説昭德勸 上
廢太子改立與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與王無
國而有國也如此可長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
大以爲然卽言於昭德如其言以勸 上時懷
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閒名恩微露其
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
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懌
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

覃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

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廢儲必下詔詔必出

内閣不如謀諸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

以　上命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不

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昌無所容要欲自

頸死會泰山震内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

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陛下

猶上帝　東朝上帝之子也何爲無應　上首

肯始為　東宮選妃不復言易儲事矣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節氣成化末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憲廟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貽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以銀鐺鎖之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　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誾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鶍嘉縣

卒於官　雙槐歲抄

焦芳爲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尤惡江西人一時先正名卿無不肆醜詆以快其私忿所書多矯誣不根往往授意所厚若段炅輩使筆之挾瑾威以鉗衆口同官避禍皆莫敢竄定一字

焦芳寡學閱章疏不大了了而日伺瑾所屬投輒奉行四方賂瑾者首具三之一賂芳以轉及

瑾亦不如願欲去增解額斥翰林外補日夜汲
汲修睚眦不少遺也
葉淇與内閣徐溥同年最厚溥以淇淮安人鹽
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
且遠涉在運司納糧價多而又易辦淇遂奏准
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太倉銀庫
收貯分送各邊鹽價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爲
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葢淇承以齊天下鹽課俱

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就邊開墾轉運本色以待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而阡陌林木交互森茂胡馬不得內侵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利多而土地抛荒米豆騰湧鹽政亦并大壞二人誤國之罪不可勝誅矣

巡撫江西都御史閔珪以江西盜賊多京官大家佃僕遣人捕之占不發乃奏欲併及其主者

謫戍邊方下所司謝一夔與兵部侍郎尹直恐
其家被羅織汲汲欲沮珪奏而所司不然以爲
巡撫奏事必有所見宜從其言但重治羅織者
罪自不敢犯議入　上竟寢其奏不行調珪於
廣西執政有疑之者一日言及一夔曰閔珪之
謬得吾李孜省密本纔止不然幾爲吾鄉人害
自是人始知　朝廷紛更顛倒皆孜省之爲也
故一夔陞尚書之驟力疾督永昌寺之役淸議

大爲鄙薄云

翟鑾二子應鄉試主試官來謁辭鑾鑾爲嚬喝關節咸唯唯卽取薦會試亦如之而復舁其對策取上第大學士嵩負上寵日恚鑾先之乃嗾給事御史使論劾鑾等上怒責鑾自辯解鑾枝梧又其語多引西苑直上益怒下詔稱翟氏子雖有軾轍才不得竝進奪寒士路倂鑾除名其主試少詹事江汝璧中允秦鳴夏賈善

浦應麒咸從坐矣

中允郭希顏久廢欲釣奇取顯位上疏請建帝立儲　世廟恚甚命卽其家斬之傳首四方庚戌虜闌入邊司業王同祖上書請捐内帑數百萬金遺迤北荒外之虜與中國夾攻之凡再上科臣謂非所宜言糾正之同祖益憤憤不自得請　上還宮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内建帝與改元皆　上所惡聞見之亦欲寘大辟然希顏

不免同祖遇怒解斥爲民人固有幸不幸也

前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始以議禮不合見擯已

大禮既定澄不勝希用之念乃自悔議禮之非

初爲人所註誤後質於師王守仁而知張桂諸

賢之是疏下吏部尚書桂萼極言他時執政偏

謬猶私牽連百司張羅伏機更相傾搆故當時

明習之士明知其非不敢明言以觸時忌澄乃

脩慝不隱事過不欺宜聽自新以風各司於是

詔復其官以尊之邪說豈不知澄之反復而顧爲之噓植蓋亦揣朝臣之附已者少故曲召黨援今黨與競起陰樹赤幟持衡之地不宜存此心也

惑溺

楊文貞子稷惡狀已盈王文端爲文貞言之遂請省墓實欲制其子也稷知毋驛遞中允翟所親督稷賢後颺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訽稷

耳稷復迎於數百里外氊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遂疑文端茹已還京師出之吏部

涂埈豪宕風發飲酒百鍾不醉又愛近女後庭多稚齒婑𡢽秇文之暇則御之後居官十五六年大致皆然或云慾念損真公疾則宜也藉令不病則不自廢退即病能勉晉坊局則六七年間亦可遂躋台鼎卒以病廢病亦遂卒

新建好聚斂多姬妾自詭知字學語姜仲文曰婦人口液名華池神水吮而嚥之可不死故活字乃千人口中水也一時傳以爲笑

仇隙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有舉薦　上不允以直爲之翼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

林徐有貞嚮意補之以門生楊宣爲少保內姻託爲之請至於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遂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銜少保至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事變誣

以重罪

焦芳爲侍講九年當遷學士矣時相善詹事彭華而意薄芳也遲之曰芳亦學士乎芳恚楊聲謂華與時相好而尼我不遷不遷將刜刃長安道中華懼不得已謀於相遷芳侍講學士

鄭淡泉云方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嗾人訐西楊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

進用武功竟置芳洲於鐵嶺武功爲石總兵讀
奪門之謀石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貴溪
亦頗類此
嚴相謂華亭公吾生平爲貴溪所狼籍不可勝
數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爲省
掾俱在直欲置酒延貴溪者數矣多不許即詣
至前一月而後辭則所徵集方物紅羊貔狸消
熊棧鹿之類俱付之烏有一月候出直乃敢啓

裔又次撰諸城為從吏則曰吾以某日赴自閣出郎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爲先愬西朝房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於它姬所講蘇始至就坐進酒三勺一湯取略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輿諸城亦不敢後三人者竟不交一言